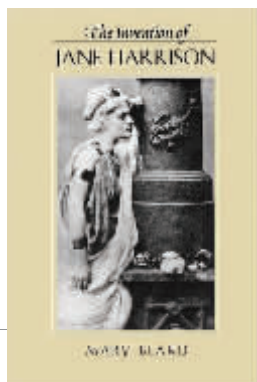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▲古典学家简·哈里森 1925年肖像

▼比尔德著《简·哈里森传记》书影



◀ (上接 14 版)

如何让古代世界更吸引人方面的知识。即便是那些看起来黯淡无光的日子，也在塑造着 2018 年的比尔德。

直到 1989 年，她才出版了第一本只署她一个人名字的书，但这本书与古典学无关。这本书名叫《职场好妈妈指南》，是一本实用手册，其中包括对产妇生育津贴、如何面试保姆以及手动泵奶的最佳方式的建议。这不太像是一个年轻的剑桥古典学教师的项目，却极好地反映了比尔德的教学本能：读了这本书，你就能感受到比尔德不想浪费任何辛苦获得的知识的心情，尤其是这些知识对他人可能有用。这本书成为比尔德跨出学术圈的第一步。

## “不受欢迎的权利很重要”

1990 年，比尔德曾获得为期一年的研究资助，暂停教学，当时她满心期望能借此机会全身心投入研究。但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足以让她分心，在扔掉一张又一张的草稿后，比尔德的计划宣告失败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比尔德的职业生涯是对这样一种观念的修正——生命道路的展开是平缓且有逻辑的。“这给某些人上了一课，其中一些还是我的同事。”她记得同事们曾窃窃私语，说她这是在浪费才华。“我现在想说：‘去你的。’每个人的职业轨迹不同，前进速度也不同。有些人很早发起冲刺，遥遥领先，但最后却被套了圈。”

1980 年代末，比尔德开始为《伦敦书评》(LRB)和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(TLS)

撰稿。1992 年，时任 TLS 编辑的费迪南德·芒特 (Ferdinand Mount) 邀请她负责古典学版面。她发现这类专栏写作可与履行家长职责兼顾，而且其及时性非常有吸引力：“你写的东西隔周就能发表，不像投稿给《罗马研究杂志》。”

比尔德生性坦率，善于在古代和当代世界间建立巧妙的联系，且倾向于从人们意想不到的立场出发进行辩论，这些都让她非常适合向学术界之外的观众讲话。而不论人们是否同意她的观点，比尔德都提供了一种人们所渴望的对话模式：论证严肃坚定，态度友好幽默，即使分歧演变为争吵或辱骂，始终都能坚持对话沟通。而这些品质同样可以把她拉下水。她的一些文章颇有争议，因此为她招来一些恶名。

书评杂志给了她一个走出剑桥的理由。“这让我结识了伦敦人——他们的一整个世界，有些人你做梦也没想过会和他们共处一室。我也曾被名人的气场震慑。”2005 年，在 TLS 编辑彼得·斯托哈德 (Peter Stothard) 的建议下，她开通了的博客——“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” (A Don's Life)。这对她而言似乎轻车熟路，她生动又接地气的博客至今高度活跃，广受追捧。

朋友们曾担心这种曝光于公众的生活会对她造成伤害。光是花在回复邮件上的时间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，更别提试图平息网络言论的愤怒和攻击了——让人元气大伤，且很可能是徒劳。但她试图回应一切。她痛恨让人感到舒适的一致意见。“她怀疑世俗智慧、传统观点，”斯托哈德说，“如果每个人都说是 X 是 Y，那她的直觉就会说，我们难道能肯定它不是 P 吗？”对于比尔德来说，做一个公共领域的学者的关键在于，有做那种笨拙的知识分子的能力——这不同

于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家，需要讨公众的欢心。她说：“不受欢迎的权利很重要——这就是学术自由。”

## 不是学术上的弄潮儿

写书、写评论、写博客、发推特、上电视做节目，无论做什么，比尔德都会采取同样的知识分子式的思维方式。“对玛丽而言，所有的沟通都是双向的。”斯托哈德说，“她不会让别人闭嘴。争论不会结束，批评也不会结束，重要的始终是整个过程，而非事情本身。”这也是她坚守的教学原则——教育的过程应植根于一段邂逅、一段关系和一段对话。

剑桥大学希腊文化教授蒂姆·惠特马什 (Tim Whitmarsh) 说：“她认为最基本的教学模式应该是一对一的指导。这不仅仅是向学生灌输知识，且关乎你作为一个人如何与另一人建立联系，你待他们有多真诚，你给予他们多大的支持。”当比尔德在推特或者《质询时间》面对那些挑战她的人时，当她带着幽默与知识论证其观点时，当她倾听质疑的声音时，她把整个世界都视为自己的学生。

比尔德评价自己在学术上并不专情。她并没有在某个细小领域深耕——比如某拉丁作家，某个特定时期的罗马宗教——而是在不同题目间快速切换；或许是由于她天性喜欢社交，因此偏爱一些不是那么古典的题目。《职场好妈妈指南》后，她下一本独立完成的著作是 20 世纪早期的古典学家简·哈里森 (Jane Harrison) 的传记，这是她在纽汉姆学院的前辈。书中写到了罗马人的幽默感、古罗马庆祝获胜将军及其军队归来的凯旋式以及帕特农神庙。她的下一部著作是新版电视纪录片《文明》的衍生品，学术性更强，主题是文艺复兴以来艺术作品中凯撒的形象。

这种折衷主义帮助比尔德在她的大众作品中自由穿梭于古代世界。她不是学术的弄潮儿，研究的内容相对主流。“她常常表现得相当传统，尽管她也喜欢让自己来点越界。”格雷格·伍尔夫评价，“不过传统还是占大部：她坚持只有会拉丁语和希腊语才能做古典学家。她不是来摧毁作为一门学科的古典学的。她喜欢基于经典作品进行一些有趣的研究。”

在传统与越界间保持平衡，这种立场也适用于公共生活。正如她在博文标题中自嘲的那样，她被认为是一个“居心叵测的颠覆者”，但因为长期在一门富含文化资本的学科中涵泳优游，又大大调和了这种颠覆性。她善于从自己的双重身份中吸取养分——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，同时具备过硬的拉丁语专业知识；持左翼政见，同时对西塞罗了解得深入透彻。

## 改变“认知”的目标：古典学不是研究希腊和罗马过去“实际上怎样”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比尔德的写作风格与早期精心撰写的学术论文相比日趋口语化。2008 年，受 Profile Books 出版社编辑彼得·卡森 (Peter Carson，也是一位古典学家) 鼓励写出的《庞贝：一座罗马古城的生活》出版。起初她非常犹豫，因为研究庞贝古城的专业人士大有人在，而她从未涉足庞贝研究。但最终，出于经济上的考量，并意识到她可以借此“真正进入罗马”，她决定放手一搏。这是一项不断怀疑历史的工作，与既有成见斗争，破除一个又一个迷思。她认为庞贝并没有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“冻结”，事实情况比这复杂得多。自 18 世纪中叶古城挖掘工作开始以来，这座城市不断“被破坏、被打扰、被挖掘、被掠夺”，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轰炸。与此同时，它留下的痕迹也让普通人的生活得以栩栩如生地呈现。这部学术著作堪称突破性的研究。

时任 BBC 2 台台长的贾尼丝·哈德洛 (Janice Hadlow) 在休假时读了这本书，便说服比



比尔德的导师乔伊斯·雷诺兹

尔德把它变成电视节目。彼时的 BBC 正因年龄歧视遭到起诉，且荧幕上确实缺少年轻的女性形象。“贾尼丝说：‘你抱怨主持纪录片的都是些满脸皱纹的倔老头，35 岁以上的女性一个也没有，现在我提供你这个机会——你不会告诉我你打算拒绝吧？’”这是一个转折点。迄今为止，她的读者人数须以千做单位来计算，纪录片的观看人次已达 340 万。

比尔德的怀疑精神很大程度上成型于学生时代。她的导师是乔伊斯·雷诺兹 (Joyce Reynolds)，今年已经 99 岁了。“她现在可能正在图书馆工作，”比尔德说。雷诺兹会对她说：“你真的知道吗，比尔德小姐？这是你解释这则证据的唯一办法吗？”

而一旦去除了迷思，一旦清除了我们对古代世界的理解之间的误解与误译，一旦你已经承认很多东西永远无法确知，问题就变成了用什么去填补这个空白。比尔德的解决方案之一是改变“认知”的目标。例如，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布鲁图斯刺杀凯撒大帝的动机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其他的事情：比如，罗马的父母如何通过墓碑纪念他们死去的孩子；西塞罗如何塑造自己作为罗马救世主的形象；奥古斯都通过何种手段让后世铭记。

换句话说，在比尔德看来，把古代的资料看作一个窗口，认为只要足够努力，就能透过它们看清古代世界——这种传统的古典学研究方法是徒劳的。这些资料——原始的文本文物以及后世的研究成果——综合形成我们对过去的认知，并提供线索，帮助我们认识塑造了它们的焦虑和世界观。在 1995 年出版的《古典学入门》中，她首次与合著者约翰·亨德森 (John Henderson) 一同在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，古典学不是研究希腊和罗马过去“实际上怎样”。相反，他们写道，“古典学存在于我们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界之间”。

这一研究方法更是在比尔德 2015 年出版的畅销书《SPQR：罗马史》中被娴熟地运用。罗马早期的历史是史实与神话传说的杂糅，难以梳理。比尔德并没有像过去的史学家一样试图从神话中挖掘历史真相，而是追问这样的神话叙事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——如果罗马人相信他们的建城始于手足相残和性暴力，今天的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传说建构中看到罗马人的何种关切与信仰。